



一代军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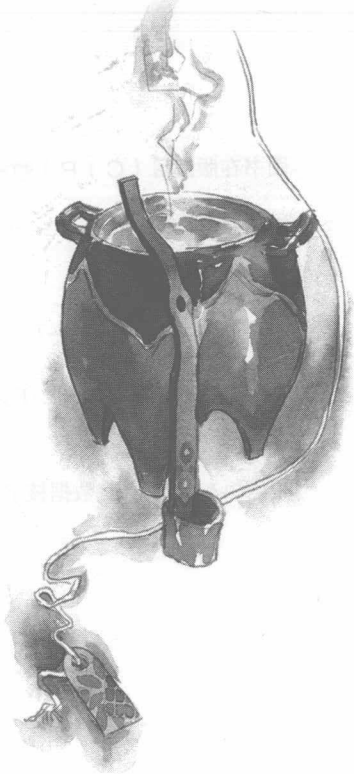
卷柒

金蝉脱壳

The great
military counsellor
of that era

在官场，权势相争，惊心动魄；及智谋，奇思巧计，叹为观止；
于江湖，侠骨柔情，一世英雄。
随波逐流，另辟蹊径，碰撞出一个无与伦比的玄幻世界。
江南奇女子，洋洋百万言，赢得好评如潮！

随波逐流 著



一代軍師

卷柒

金蟬脫壳

隨波逐流 著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蝉脱壳 / 随波逐流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7

(一代军师系列)

ISBN 978-7-5391-5775-7

I. ①金…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9777号

金蝉脱壳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320mm 1/32

印 张 9.125

印 数 000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5775-7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一代军师

The great
military counsellor
of that era

金蝉脱壳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少年不知愁.....	1
第二章	青梅如豆.....	9
第三章	知是故人来.....	17
第四章	射柳金谷园.....	25
第五章	水流花谢.....	31
第六章	惊鸿照影.....	44
第七章	何处是青山.....	53
第八章	绿杨芳草.....	62
第九章	处处烽烟起.....	71
第十章	帐下犹歌舞.....	79
第十一章	烽火扬州路.....	87
第十二章	孤城血未干.....	96
第十三章	冷月无声.....	108
第十四章	问是谁家子.....	118
第十五章	楼船夜雪.....	136
第十六章	三顾频繁.....	144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平楚策.....	162
第十八章	冠盖满京华.....	170
第十九章	依稀旧人影.....	178
第二十章	恩重爱深.....	185
第二十一章	一夜鱼龙舞.....	196
第二十二章	激荡波澜惊.....	208
第二十三章	乡音无改.....	215
第二十四章	金蝉脱壳.....	227
第二十五章	却泛扁舟.....	234
第二十六章	茶香留客饮.....	241
第二十七章	还如一梦中.....	255
第二十八章	乐在相知心.....	262
第二十九章	吴钩霜雪明	271

第一章 少年不知愁

大雍隆盛七年甲申，仲春时分。春意融融，风和日丽，通往长安的驿道上车马如流，往来客商何止千万。自从隆盛元年北方一统之后，大雍便和南楚议和，双方划江而治，虽然暗流汹涌，可毕竟还是过了七年的太平日子。大雍朝政清明，国力蒸蒸日上，长安也越发繁华，尤其是这几年大雍致力于西域商道的开拓，几条驿道的修建更是方便了各地商旅，长安已经成为天下的商业中心。

在络绎不绝的商旅中，有一支并不显眼的小商队，不紧不慢地赶着路。这支商队是由一些小商旅临时组成，长路漫漫，再加上大雍统一北方不久，难免会有一些盗匪出没，所以结伴而行，图个平安。这支商队主事的是一个宋姓商人宋俭，他四十岁出头，在大江南北奔波行商多年，精明能干。看到灞岸隐隐约约的柳色，他举鞭指着前方兴奋地道：“伙计们，前面就是灞桥了，咱们赶一赶，今天日暮之前就可以到栈中休息了。”这些商旅十分兴奋，

也都随声应和着，其中有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最是欣喜，两眼放光地望着前方的烟尘。

宋俭见状不由微微一笑。这个少年叫做云路，是在路上遇到的旅人。当日他们贪赶路程，在途中遇到山贼，虽然商队中也有保镖打手，可是那些山贼仗着弓箭封住了道路。正在危急之时，这个少年骑马经过，相助他们击退山贼。这少年年纪虽然不大，可是力量无穷，居然可以使用三石的强弓，箭法惊绝，连珠七箭，射杀了数名悍贼。逐走贼人之后，众人得知这少年是要北上长安寻亲，便在他的要求下带他同行。一路上这少年跟前跟后十分勤快伶俐，性情又是开朗明快，虽然只有月余时间，却已成了商队中最受欢迎的人物。

不过宋俭毕竟是世事练达，早已看出这少年不同寻常之处。虽然这少年颇为聪明能干，又吃苦耐劳，可是从他初时经常犯些小错误来看，明显是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他手足上虽有老茧，却像是练武所致，虽然年少，却是通晓文字。尽管一看就是初次出门的雏儿，可是一路上自己为他指点沿途风物，只须三言两语他就了然，甚至还能追根究底地提出一些详细的问题，若不是这少年年纪轻轻，自己倒要怀疑他是南楚派去大雍的密谍了。不过南楚就是再无人，也不会派小孩子去探听军情吧？多半是哪个世家的子弟离家出走。但这些事情也不用他们操心，只要这个少年不是谍探，就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望着灞岸风光，云路心中十分欢喜，可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让他几乎忍不住叹息出声。他自幼生长在江南繁华之地，看惯了吴风楚月、草长莺飞的江南风光，一路北上，却见北地春光也是旖旎动人，且更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生机。两地春色或许不

相上下，可是比起江南春雨中一步三叹、伤春感怀的书生，他倒更喜欢那些在北地春风中纵马驰骋的少年豪杰。

一路上见过的城镇乡村无数，云路总觉得这些大雍人豪迈武勇，神情中有着强烈的自信和傲然。怪不得父亲每次提及北方的强敌便嗟叹不已，明明才三十多岁却已经鬓生华发。自己以前总在奇怪，为什么在南楚有着数一数二的权势地位、凭一己之力不让雍人南下牧马的父亲，私下里却总是愁眉不展？现在他明白了，江南虽然富足安逸，却是军民贪安，若是对上厉兵秣马的大雍，必然是一场苦战。想起建业城里刀枪都已生锈的禁军，再想想一路上看到的大雍各地驻军和乡兵团练，也难怪父亲虽然和那个老狐狸不合，却在与大雍议和之事上始终意见一致。

云路真正的身份乃南楚大将军陆灿长子陆云。当年陆灿虽然顽皮捣蛋，可对于婚姻大事却毫无自主之权，十八岁就奉命完婚，翌年就生下陆云，十四年之内已经有了三子一女。陆灿最为钟爱的就是长子陆云，陆云不论相貌性情都和父亲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虽然生于繁华锦绣当中，却是最爱弓马刀枪，刚学会走路就跟着家将学习武艺，十岁出头就可以箭射猛兽、枪挑盗匪，是有名的将门虎子。

像他这样的身份本不该偷偷潜来大雍，这次离家出走却是为刺杀一人。说来自从隆盛元年（同泰十一年）陆灿趁着大雍北汉缠战、庆王叛乱刚被平息、东川人心混乱之际，袭取葭萌关之后，陆灿在南楚就成了名实相符的军方领袖，就是权倾朝野的尚维钧也要顾忌他三分。南楚朝中那些争权夺利的小人，见正面不能撼动陆灿的地位，便百般从侧面攻击陆灿，而陆灿曾在江哲门下受教的事实就成了最好的把柄。



曾为南楚翰林却投降大雍，又迎娶了曾是南楚王后的长乐公主，这个不忠不义的江哲，早已成了南楚朝野攻讦的对象。江南士子就是酒酣耳热之后也不免骂几句贰臣贼子江随云，而身为江哲弟子，又从来不曾当众宣称和江哲割袍断义的陆灿，便不免遭到池鱼之殃。虽然无人敢当面指斥，可暗地里还是诽谤不断，甚至曾有狂生上门投书，劝谏陆灿“大义灭亲”。陆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宁可受人议论指斥，也不肯和那人断义？甚至直到如今，仍然每年遣使前去问安，纵然那人在大雍权高位重，也不应如此委屈苟且啊！

强烈的不满本已沉积在陆云心中，今年新春，陆云随着父亲入宫参加宴会，却在花园中被尚维钧的长孙尚文，带着几个臭味相投的豪门子弟围住，当着他的面辱骂他父亲私通大雍，陆云大怒之下将这几个纨绔子弟打得头破血流，这下可惹了大祸。陆灿责问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不语，被陆灿用家法责罚，躺在床上养了半个月的伤，又被禁足闭门思过。

可是陆云生性勇烈，想到自己若是刺杀了江哲，那就再无人可以责备父亲，所以便趁着父亲去巡视长江防务时离家出走。他年纪小，平日陆灿管束又严，所以认得他的人不多，竟然被他混过了重重关卡，一路北上到了长安。看着遥遥可望的长安城，他心中又是激动又是慌乱，如何能在重重护卫下刺杀那个叛国逆贼，为自己的父亲洗清污名呢？而且绝对不可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再无知，他也知道刺杀堂堂的大雍驸马、雍帝重臣会掀起什么风浪，他不想连累父亲，或许该效仿古时的摄政，行刺成功就毁容自尽。陆云狠狠地握住双拳，策马跟着商队向长安走去。

刚刚过了灞桥，后面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陆云一听便知

这是训练有素的骑兵在奔驰，就是父亲麾下最精锐的骑兵也不过如此。他忍不住回头一看，只见远处一支衣甲杂乱不齐的骑兵飞驰而来，陆云不禁吸了口气，这支骑兵气势汹汹，如狼似虎，虽然衣甲各异，却都是上好的精铁战甲，只看他们的姿势就知这是一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骑兵。陆云定睛看去，只见最前面一人执着风行旗，火焰般的旗帜上有一个鲜明的“林”字。

陆云和商队众人退到路边，几乎是转瞬之间，这支骑兵就已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陆云看得清清楚楚，被众人簇拥在中间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男子身穿青色便装，大概二十八九岁年纪，相貌俊朗，面上带些风霜之色，眉宇间又有儒雅气息。而那女子大约二十五六岁，一身火红的劲装大氅，身佩长弓白羽箭，明丽妩媚中带着飒爽英气。

双方擦肩而过时，那青年男子无意中目光一转，落到陆云身上，似乎微微一怔。陆云心中一震，那男子的目光温文中有一种不可言表的威严，周身上下带着隐而不显的杀气，这是出色的将领才有的气质。似乎是感到那男子的分神，那名女子也随之一瞥，陆云再次感到震撼，那女子的气势更加凌人，有着统领千军万马的威严。

转瞬之间，那支骑兵已经远去，可是陆云依旧深深震惊。难道大雍的将领都是这样的风采？难怪父亲会因此愁眉不展。

这时，耳边传来同伴的议论：“原来红霞郡主也到长安了，一定是来祝寿的。太上皇过世已经好几年，这次是皇上四十五岁大寿，长安传来的消息都说要大举庆祝，难怪代州也派了使者过来。”

陆云心里想着这位红霞郡主是什么人？却是一时想不起来，



忍不住问宋俭：“宋大叔，这位红霞郡主是什么人？怎么看上去如此威风凛凛？”

宋俭笑道：“小路，你没有来过大雍不知道，这大雍朝廷和咱们南楚不同，女子也可以上阵杀敌。方才过去的那一位是代州将军林彤，她原是北汉的红霞郡主，代州归降大雍之后，雍帝对林家十分礼遇，仍然保留了她的郡主名位。这位郡主可不简单，当年带着代州军死守雁门，战到最后兵一卒也不肯退，林老将军阵亡之后，她遵从父命投了大雍，现在代州军民都只遵从红霞郡主的命令。她旁边那人想必就是驸马王骥将军，王将军本来也是咱们南楚人，他是楚郡侯的门人，跟着江侯爷到了大雍，和这位红霞郡主在东海一见钟情，只可惜各为其主，只能鸳鸯折翼。后来大雍和北汉交战，蛮人乘机入侵雁门，这位王将军得知心上人在雁门死战，便抛弃一切去了代州和郡主同生共死。后来林老侯爷在决战之前为他们在阵前完婚，原本王将军是准备和红霞郡主一起战死的，幸好大雍皇上器量宽宏，及时派去援军，要不然他们恐怕就死在雁门关了。”

陆云听得出神，道：“怪不得这样的气度，原来是抵御蛮人的名将。我听说这些年大雍每年都要派军到蛮人草原上作战猎杀，想必就是红霞郡主和王骥将军主持。”

宋俭点头道：“说起来大雍的女将军可不少呢！不说别人，这位红霞郡主的大姐嘉平公主，那可是和宁国长乐公主齐名的女中俊杰，一文一武，都是只手可以撼动朝野的人物。”

“大雍人都说，当初皇上定要招降林家，对北汉王室又是如此礼遇，多半也是看在这位公主殿下的面上。你知道吗，听说当年龙大将军自尽之前曾向齐王殿下托付后事，后来此事传得沸沸

扬扬，齐王殿下对嘉平公主也十分倾慕，可这位公主殿下就是不肯答允。还是这位齐王爷苦苦追求了两三年，终于感动了公主殿下才点头允婚。

“三年前，嘉平公主和齐王殿下大婚之时，雍帝赐婚，太上皇和永定郡王，就是原来的北汉国主亲自主婚，那可是轰动了大江南北的盛况啊！大雍皇室、朝廷所有重臣全部参加不说，原来北汉的许多重臣、将领也都前来参加婚宴。当初北汉灭国之后，这些人不是解甲归田，就是弃官归隐，都不肯屈膝事敌，可是那场婚宴之后，这些人都纷纷重投军旅或者出仕。”

陆云面色有些沉重，这件事情他却是知道的。当初父亲得知此事后曾经长叹不已，当日他还不明白，如今听到宋俭这样说才想通了。齐王和嘉平公主的婚姻代表着大雍和北汉上层的融合，大雍国事鼎盛，对南楚自然是雪上加霜，难怪父亲要担忧不已。齐王殿下本已是父亲的劲敌，再加上这位嘉平公主，父亲就更加吃力了，更何况还有那位和父亲隔江对峙多年的裴云裴将军。

这时，宋俭又道：“云路，若是到了长安，你可能还会见到另一位传奇人物，就是澄侯苏青。这位苏将军本来也是北汉人，不过她为了报家仇投靠了大雍，在北汉做了多年的谍探，据说立下无数奇功。但她竟然是凤仪门叛逆之后，据说她的师父曾经追杀了大雍皇帝几百里，差点得手。此事传开之后，很多人都说大雍皇帝就是再大度，这个苏将军也得被削职为民。谁知真是天子量大如海，雍帝不仅没有加罪，还赐她侯爵之位，现在这位苏将军是虎贲卫副统领，负责大内禁卫之责，甚得皇上、皇后的信赖重用。你看看，这三人哪一个都可以翻天覆地，大雍的文臣武将更加了不得，若非我们南楚还有陆将军，只怕雍军早就渡江南下



了。”

陆云听到此处只能深深叹气，父亲肩上的担子何等沉重，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可是朝中还有人暗中诽谤指责父亲，自己定要杀了那害得父亲受尽屈辱的江哲。

就在陆云暗自发誓的时候，耳后再次传来迅疾的马蹄声，还有清脆如同银铃般的笑声。陆云忍不住望去，只见另外一条岔路上七骑骏马飞驰而来，陆云看到上面的骑士，更是瞪大了眼睛。

这七匹骏马都是千里挑一的良骥名驹，前面三骑的骑士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孩童，后面四骑则是护卫的武士，显然是长安的豪门少年游春归来。

中间骑着一匹白马的是一个相貌秀美非常的少年，柳眉杏眼，肌肤如雪，穿着一袭淡黄的衣衫，神采飞扬，陆云听到的笑声正是他发出来的。而这少年左侧一骑的骑士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俊秀少年，虽然穿着骑装，却是儒雅斯文，纵然是骑马飞奔，也不带一丝跋扈之气。黄衣少年另一侧的黑衣少年却是大不相同，虽然只有十几岁年纪，可是面色冰寒，冷峻森严，眉宇间更带着丝丝杀气，令人一见便心惊胆战。

陆云的目光凝滞在那黄衣少年身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收回来。这少年仿佛春日里最明媚的阳光一般耀眼，让陆云忍不住生出淡淡的嫉妒。自己是怀恨而来，十有八九会将性命葬送在这里，可是同样的天空下，却有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年，这样的快乐洒脱。

第二章 青梅如豆

公主自归雍后，随永定郡王西入长安。郡王初时每忧惧朝廷加罪，公主旦夕侍奉不稍离。王乃安。

太宗待公主厚，每召宴，必邀公主至。无论皇室贵胄、文武重臣，有轻慢者皆论罪。然公主英姿端谨，见者无不肃然，莫敢轻也。

时，齐王解兵权，归京参赞军事。倾慕公主忠烈，婉转致意永定郡王，欲求公主为偶。郡王畏其权柄，授意公主允婚。公主怒，仗剑入齐王府，王长跪谢之。近侍告以先龙将军遗言，公主怒稍解，乃弃之去。

——《雍史·嘉平公主列传》

就在陆云痴痴凝望黄衣少年笑靥之时，那三骑骏马已经擦身而过。然而，黑衣少年突然“咦”了一声，猛地勒马收缰，那匹黑色的乌骓马仰首长嘶，居然当时便止住了步伐，可见马是良骥，



而这少年的骑术也十分精绝。旁边两骑却是抢出了几丈之后才停住坐骑，骑术逊色许多。倒是后面紧紧跟随的四名护卫，几乎悄无声息地勒马停住，手按刀柄，隐隐护住前面的三个少年。

那黑衣少年高居马上，用马鞭指着陆云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长安做什么？”

陆云心中一震，不知自己可是露了什么破绽，但他毕竟是将门虎子，当下不卑不亢道：“小可名叫云路，是南楚人，跟着商队到长安寻亲。”

那两骑少年也策马过来，陆云乘机仔细打量这三个人。

那黄衣少年身量尚未长成，面容秀美，仔细看来应该只有十一二岁，此刻这黄衣少年正把玩着手中精美的马鞭，一会儿看看陆云，一会儿看看黑衣少年，一双乌溜溜的明眸透出强烈的好奇。

而在自己面前怀疑地望着自己的黑衣少年，虽然气势汹汹，一派可以当家做主的模样，但是相貌颇为稚嫩，年纪应该和那黄衣少年相仿，只是他眉宇间带着浓厚的煞气阴云，再加上他身量颇高，所以显得年纪大些。

策马站在后面的那个骑装少年却最令陆云警惕。那少年看上去十六七岁，相貌平常，气质斯文儒雅。座下的骏马虽然名贵，但是身上的衣衫和手中的马鞭却都是平常之物。他和这两个一便知出身不凡的少年并骑而行，却是神态自若，毫无一丝怯懦不安。陆云记得父亲曾经警告自己，这样的人最是危险，定要留心。

那黑衣少年对陆云的回答似乎并不在意，顿了一下，又用马鞭指着陆云背上的弓箭道：“你这是上好的铁胎弓，应该有三石之力，若能使用这样的强弓，不是一个八尺大汉，也可以参加军

旅了，你真能使用这弓箭吗？”

陆云心中一宽，原来是自己的弓箭引起了这少年的注意，他沉声道：“小可自幼好武，力气还算过得去，勉强可以使用这张铁弓。原本也颇为自傲，只是小可一路走来，见大雍各地都有许多少年勇士在校场上练习弓箭，很多人都可使用这样的强弓，想来倒是小可少见多怪了。”

那黑衣少年听出陆云语气略带些嘲讽，他心道：这南楚少年既然敢携带三石强弓防身，可见对自己的力气箭术必然十分自信。大雍少年虽然好武成性，但是这般年纪的武士在校场使用三石强弓还可，真的用来作战防身，却一般只能使用二石的弓箭。南楚人若论先天体质，本就不如北人强健，这少年却可轻易使用三石强弓，可见身份必定不同寻常。想到这里，他冷冷道：“我见你身份不明，很有可能是南楚奸细。你随我回府接受盘问，若你果然身份清白，我自会放了你，若是你身份有鬼，可别怪我处置你。”

陆云暗自惊心，但他也是傲气之人，冷冷道：“小可虽然出身草莽，也知道什么是律法，公子年纪轻轻，想必不是官府中人，凭什么要拘禁小可？小可来去明白，公子胡乱加以罪名，莫非大雍就是这样对待他国之人的吗？”

那黑衣少年剑眉一扬，道：“你倒是能言善辩，可惜寻错了对象。我乃嘉郡王李麟，如何不能查问于你？你是自己跟我走还是要我派人将你擒回王府？若是你敢违命逃走，本王爷便传令禁军追缉你，到时就不是这般客气了。”

陆云大怒，忍不住握紧双拳。这黑衣少年毫无证据就要将自己带回府去，岂不是仗势欺人？转念一想，这少年竟然是位郡王，听他语气对自己虽有疑心却并不肯定，若是自己得到他的信任，



或者会有机会接近楚郡侯江哲。

这时，那黄衣少年见他怒气冲冲却敢怒不敢言的模样，心中一软，开口道：“麟弟，算了吧，他年纪也不比我们大多少，怎么会是奸细呢？你不是看人家用的强弓力量大，见猎心喜，想迫他留在你身边做侍卫吧？你若胡作非为，我便去向齐王舅舅告状，就是舅舅不管你，舅妈也不会放过你。”

陆云心中一动，抬头看去，只见那黑衣少年脸上闪过红云，别过脸去道：“父王和母妃才不会怪罪我呢！反正他身份确实可疑。”

那黄衣少年一手叉腰道：“李麟，你若是再这样不听话，我便去寻骏哥哥，让他责罚你。要不是我求骏哥哥让你出来，你现在还陪着骏哥哥读书呢！”

这少年声音清婉，虽然在叉腰怒骂，可是那种娇嗔的动人神态却让陆云心神一荡，再也不能移动目光。这时，原本听了那少年的叱骂有些气馁的李麟，一眼看到陆云痴迷的神色，心中一团怒火腾地燃起，狠狠一鞭向陆云抽去。陆云全无防备，那一鞭狠狠抽在他肩上，霎时衣破血溅，陆云一声痛呼，伸手握住弓臂，怒视那黑衣少年。这时，那几个护卫同时策马上前，虎视眈眈地望着陆云。陆云强压怒火道：“不论你是什么亲王郡王，也未免太欺辱人了！”

李麟见他神色激愤，心中不免有些不安，确实觉得自己有些过分。毕竟自己同伴的相貌气质都是上上之选，这南楚少年不过是多看了几眼，自己又何必生气？可是无论他如何歉疚，他的出身、性情都不能让他轻易低头道歉。偏偏那黄衣少年见到陆云身上的血迹，叫得惊天动地：“李麟，你太过分了，我要让齐王舅